

这辈子接到过多少请柬自然是记不得了,但我头皮发麻的仅有一次——打开后,那四个字让我傻了一会:“死亡盛宴”!

夹着一张回执,乃是免责签名,然后是赴宴细则。

美国真是一个什么都会发生的国家。万圣节前的一个月,居然有这么一个邀请。朋友刘博士久居旧金山,堪称双料博士,中国拿过中医学博士,又在

美国拿了医学博士,常对人咕呱:流传民间的“食物禁忌”究竟有没有一点道理?比如“大豆,忌猪肉,小儿不得与炒豆食之。若食,忽食猪肉必壅气致死,十有八九”。又如“兔死而眼合者,食之杀人。”为什么它们代代相传?有人试过吗?为什么一直没人敢较真地试一下呢?在旧金山通往萨克拉门托的路上,有她一个小小的农庄,那天的农庄布置得像一座地狱,入口处,竖着一块大木牌,上面用中英文写着:欢迎品尝死亡!嘻嘻哈哈的人群正围着门口的牌楼聊天,那是由一串大南瓜砌成的拱门,高约8米,南瓜都被雕成空心的骷髅,可以想象入夜被点亮后的狰狞。

我们不知道刘博士邀请了多少人,黑压压地大约五六百人是有,刘博士的致辞非常简单:进货渠

道都是合法的,都是冷冻品。由于寻找食材的困难和进出口免疫检查的复杂,我们整整消耗了一年的时间来做准备。这是一次挑战,也是一次游戏,您随时可以退出,因为没人为您买保险!

于是很快,农庄内到处是端着盆子,兴奋地游荡着的人们。那些平时不太在意的食物,现在都是可疑的。

“黄牌警告区”的人群蠕动着,挤进去一看,不禁食指大动,老菱烧肉,不正是嘉兴的名菜么?江南的“红菱”被剥后,白生生地和五花肉烧在一起,一旁的告示牌上写着:猪肉与红菱合烧,食之立即腹痛,看他人还在犹豫,我又起猪肉红菱尝了一下,只有一个字,棒!白醃浸润脂香,肉糯菱脆红亮。如果“食之肚痛”,我愿意吃光它。旁边一个菜更拽:牛肉烧栗子。都知道“栗子烧鸡”乃一等美味,牛肉烧栗还用怀疑吗,尽管它的告示牌写着:牛肉+栗子= 呕吐!一个红头发的老外踌躇了一下,便熊扑了上去,顷刻就三分之一没了,

他还自嘲地摇摇头。——记得谁说过,谈毒理而不谈剂量基本是扯淡。几经碾压,既不“呕吐”又无“腹痛”,大家开始横扫这个区域,什么鲫鱼烧竹笋,食之脚蹼酥软;萝卜黑木耳汤,皮炎或荨麻疹;兔肉烧芹菜,脱皮脱发;韭菜拌蜂蜜,腹痛;什么红枣蒸海鲜,腰痛;驴肉与猪肉,腹泻……兔肉我不吃,向不吃的,吃它不等于吃老鼠吗?我看到一个老外

果然觉得剑突下隐隐地不舒服,蹊跷的是,老外又没事,一个叫查理的,吃了两只蟹,两只柿子,还想吃,刘博士解释说,老外体质偏寒,大冬天仍然喝冰水,区区“蟹寒”与“柿寒”能奈其何?

红薯薯说决不能与柿子同食,易生胃柿石,导致胃出血。刘博士把两者炖成一锅甜羹,告示写着“易致胃柿石”,偏偏成了大热门,大伙一拥而上把它勺个精光,也没见人喊胃疼。其他诸如“南瓜不可与羊肉同食,否则黄疸”;“苹果不可与海鱼同食,否则呕吐”之类,大概味道不好吃(刘博士把苹果泥与带鱼泥搅在了一起),基本没人问津,但在“黑色警告牌”前,没人敢叫嚣。

首当其冲的是著名的“虾类与维生素C同食”,中英文的告示牌上写着可能会发生化学反应,生成砒霜,农庄的做法是,南美大红虾仁清炒一大盆,旁置一壶醋。

所有来宾都被它镇住了,刘博士却大勺大勺地吃,又大口地喝橙汁,“这是个流传最广的谣言”,她说,经计算,要想通过吃虾和维生素C产生砒霜,需要一顿吃40公斤虾!于是大家一阵哄笑,虾仁很快没了。事实上,“黑色警告牌”下,耸人听闻的告示还很多,刘博士说,都是有记载的——咸鱼炖西红柿,强烈致癌;猪肉烧菊花:易中毒直至死亡;猪肉与嫩肉同食成遁尸(一种突然发作、以心腹胀满刺痛、呼吸衰竭为主症的危重病);黄鳝炖荆芥,令人吐血。青色鳝鱼(毒鳝)每次食用250克有致死危险。竹笋烧羊肝,致盲;豆腐拌蜂蜜,致聋;甲鱼,红足杀人;蟹,目赤杀人;鲟鱼赤目赤须者,杀人;玄鸡白首者,食之杀人……也真难为了刘博士,触目皆是红眼睛的蟹类与红爪子的老鳖,那条“赤目赤须”的鲟鱼还是委托越南人超市从湄公河觅来的,为了弄到“青色的鳝鱼”她花了足足一年的时间,现在它们陈列着,厨师屠夫似地后面站着,手持小炒



锅,眼睛瞪得老大,好像谁吃就把谁下油锅似的。

说实话,在证伪前,谁都不敢拿自己的身体冒险,但对于明显的恫吓,大家最好的回答就是,吃!豆腐拌蜂蜜其实很难吃,我狠狠勺了几口,听觉至今还好好的;菊花烧猪肉也被吃光,那恐吓未免太幼稚了;至于荆芥,乃发汗,解热的常用草药,治流行感冒,头疼寒热。它怎么会和黄鳝滚床单的,我可怎么也想不到,问题是,素称强悍的几个美国小伙子也不去碰红眼鲟鱼和红爪老鳖,看到绿莹莹的“青鳝”更是躲远远的,其想法用上海话来说就是“腻心”,而不是害怕。

“死亡盛宴”的设计者,大概希望把最后一道冷餐变成隐喻:一支滴眼瓶里注满了褐色液体,

“法人”不是“人”

马蒋荣

料,在已经进入“七五”普法教育的今天,居然还出现某些媒体不知道“‘法人’不是人”的笑话,让观众如鲠在喉。比如日前,某电视新闻二次口播和连续的滚动新闻字幕都播出同一内容:“多位艺人明星担任法人或者持股的企业。”法人到底是什么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七条的规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作为艺人的自然人,当然不是“法人”。一个小小的名词背后,折射出普法教育依然需要更深入、持久的推进。

许多年前,我在工作中经常要与各地经营者打交道,交换名片是第一次见面的必要礼节。有时拿到的名片上第二行姓名后缀的职务居然是“法人”。为此,我总是半开玩笑半真地告诉名片主人:“法人”后面应该加个“代表”才正确,否则他就不是人!当时我们国家虽然已进行了“一五”普法教育,其中对“法人”、“自然人”和“法人代表”的概念作了比较透彻的介绍,但那些老板可能还来不及接受,因此不知道“法人”不是人”还情有可原。不

初秋飞往撒丁岛,我头一次去。从机舱舷窗往下看:海水碧蓝,在夕阳下晃动,像无数小镜子,闪着睁不开眼:首府“卡利亚里”由这秋水环绕。



老虎脚爪馒头(剪纸) 李建国

出行前,朋友跟我说:撒丁岛嘛,除了海滩以外,还有撒丁岛人围一圈跳舞,跟绵羊有一拼。听着既有调侃,也透着距离。撒丁岛是个自治大区。数千年来,腓尼基人,迦太基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及西班牙人都相继“到访”:和藹相处做生意的,暴力入侵占地盘的……撒丁岛人为了争回自己的应有权益不断抗争,直至近代。飞过去才发现,一行人中不乏专家:每天中午快讯报道,

旅游

在撒丁岛

黑妮
香皂分两种:牛奶香皂两欧元,驴奶香皂三或五欧元。每种上面分别画着奶牛或驴奶。因是意大利文说明,不懂的不明就里,很可能误购了驴奶香皂当普通的使,白“受益匪浅”了。对啦,还有驴奶面霜:奶含量高达百分之九十五!一小瓶好几欧元。购得一瓶给老父享用。据云很稠,刚抹在脸上感觉很黏,随后就融入皮肤。“舒服不过躺着,好吃不过饺子”,到撒丁岛的海边泡一泡,享受日光浴,品尝异乡的海产烹调,比饺子又上了几层楼。

我爱听古典音乐,经常会去上海大剧院、上海音乐厅和上海交响乐团欣赏音乐会。演出开始,观众席熄灭灯光,全场的焦点只在乐池,或者说,只在这一片艺术的空间和氛围中。此时,任何一点声音污染和光污染都会影响他人的欣赏体验。最令我感动的是,越来越多的观众甚至有意憋着咳嗽和喷嚏(人食五谷杂粮,小恙通常不可避免和预料的)直到一支完整的乐曲结束,而音乐厅内并没有如此的规矩:越来越多的学龄前小朋友能够安静地端坐直到中场休息,并且在后半场仍愿意留下继续欣赏,并未受家长的要求;手机电量不足的提醒声几乎不再出现,目光所及之处,几乎看不到亮起的手机屏幕——是的,建筑本身可能会屏蔽信号,但用手机拍照的观众也已极为罕见。有时我甚至羡慕场内的工作人员,他们不再需要忙于举着激

城市的进步

霏霏
光笔提醒观众,而是可以完整地欣赏那么多场音乐会呢。

这是一个观察社会文明的好视角。其实,不仅是音乐爱好者能体会到这样的情境,我们留意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也能看到许多这样“不约而同”的美好默契。梭罗在《瓦尔登湖》中的一句话令我印象很深:“我们本性中最优秀的品质,就像果实上的粉霜,只有最为精心的对待,才能得以保存下来。”我们愿意保存和守护一个美好的环境——可以是生态环境,也可以是人文环境——这份原动力和行动力,具有无穷的力量和深远的意义。在我们周围,社会大环境中正在出现许许多多的“更好”,而这些点点滴滴的“更好”,也正在对我们每一个人产生着激励和有益的影响。

每天早上对着太阳服一丸,服满百日即见鬼也……

见大家吃吃喝喝,刘博士正经地说,这些说法都是有来历的。分别来自《食疗本草》(唐)、《本草纲目》(明)和《医心方》(宋),请各位不要轻慢古人,我坚定地相信,每天吃一颗大麻丸根本不用百天就能“见鬼”……

这时南瓜灯拱门突然亮了,它高大巍峨,狰狞中闪烁着几分幽默,我回头一看,那小桶鸳鸯肉,不知何时已被悄悄吃光。

别惊动眼前的雪

程庸

清晨嵌入寒冬的窗外,苏醒白茫茫的雪天使一般无声息地走来或者一个阴冷的午后坐在窗口翻动诗稿的声音倏忽间,消失了树林间白色的伞盖这样的时刻大地会喧哗起古老的敌意还是放下吧,你手中的笔别惊动眼前的雪别搭着谁的肩膀就想传递某种气概流行的文字已被反复漂洗而面对雪词语无论怎么优雅坦然总显示了造次与不闲

每天早上对着太阳服一丸,服满百日即见鬼也……

听自己讲那过去的事情

戚凌尔
小时候,我们一直喜欢唱这首歌,唱着唱着,自己成了爸爸妈妈;唱着唱着,爸爸妈妈离开了我们;唱着唱着,我们自己老了。月亮还在,白莲花般的云朵还在,晚风还在,可是,“他们”——我们的孩子,再也不围在我们的周围,“他们”很忙,“他们”对我们过去的事情并不太感兴趣,“他们”没有空听我们过去的事情,“他们”要关心自己的饭碗,关心自己的升迁,关心“他们”自己的子女。曾经和“他们”说起过我们这代人早上四点起来排队买菜,用小凳子、砖头、破篮子去买带鱼,“他们”问,怎么这么傻?为什么不去超市?超市里不是什么都有的吗?是啊,和“他们”说那时没有超市,什么都要票证,“他们”会感到那是天方夜谭!

“他们”不听,于是,就自己讲给自己听。几个人,十几个人,当年的小伙伴,当年的同学,当年的同事,不会在高的谷堆旁边,而是在茶馆,在饭店,在农家乐。有的人讲起曾经将一个月的计划用油打翻在地,全家人用抹布发疯似的在地上将油捞起,然后用纱布过滤,最后终于挽回了一半,于是,每天的菜里只能一滴一滴地挤油,以致鸡毛菜汤里根本看不见一滴油花。有人说了由于兄弟姐妹多,每次吃了饭后,最大的福利就是恨不得用舌头将锅里舔干净,其实,锅里已经很干净了。讲着讲着,一杯又一杯的酒灌了下去;讲着讲着,女人们掉下了眼泪;讲着讲着,老男人也抽泣了起来。听自己讲那过去的事情,也有无聊的,那些课堂上、车床边、柜台旁,谁暗谁谁的糗事,一阵哄堂大笑之后,有人说那自己太傻,不知道表白,错过了美好婚姻;有人说,当初抄邻桌阿五头的数学作业,老师批的分数竟然比阿五头高,至今都想不明白是什么道理;有人说,自己太蠢,错过了一次又一次买房的机会,以致到现在还居住在拎马桶的老屋里。想不到自己的芳华岁月,竟然就这样流逝。

七夕会

丁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多种文化层层叠叠,一千五百人欢聚一堂。

卡利亚里的卡拉告诉我:二月的狂欢节一到,十几位戴黑面具组成的队伍晚上就出动啦:他们黑长毛老羊皮裹身,背上背一组长约四十公斤的大铜铃铛,像四千年前努拉格的遗址城堡,绵羊、野猪和牛群在尚未开发的田野游走。到了八月最后一个礼拜日,五十六个少数民族村镇部落落派的队伍组织起来,牛车载着的一家老小,边走边唱,围着圈跳舞,像是一场跨越千年的盛大时装表演。撒丁岛语,拉

你想啊,大半夜的,人扮成黑色的羊群,呈方阵边跳边走,大铜铃的群响回荡于大街小巷,向人们传播着某种远古的信息……

你想啊,大半夜的,人扮成黑色的羊群,呈方阵边跳边走,大铜铃的群响回荡于大街小巷,向人们传播着某种远古的信息……